

## 第三回 訪佳人空門結義 晤良友道路聞名

詩曰：

藍田尋美玉，蹤跡忽西東。  
客旅逢良友，禪門遇慧空。  
情生朝暮景，意出古今風。  
莫歎斯緣淺，根流自有終。

話說王雲天竺進香回到鄭宅，鄭乾就問道：“賢甥回來了，天竺的風景比蘇郡如何？”王雲道：“敝處之景不及天竺之勝。”說罷，他二人用過晚膳，王雲就到書房中去將那和在牆上的詩記錄於箋上，細細的看道：“世上原有這樣才女，豈不羞煞天下書生。詞情翕理，意在我之原韻。所恨和尚這禿廝，都是他留茶不留茶，打斷筆興，未曾落款。若是落款在後，待美人誦和我詩，知我之姓名，豈非小生之美幸？”又將寺中所拾綾帕隨在袖中取出，鋪在書桌上，一看就喜得眉開眼笑，手舞足蹈起來。所為的這帕上之詩不要緊，就喜的是“吳氏夢雲”這端端正正四個小字，所以喜的象得著至寶的模樣。定了一定神，纔將帕上七言絕句一首吟道：

溪前柳線夾輕紅，翠竹迎人亂舞風。  
芳草早晨沾雨露，晚窗春色減針工。

王雲吟哦稱賞：“不但清新香艷，而且字字風麗。今見其詩，美人宛然就在帕上，使我一向假想思，今番卻也有影了。”自言自語的又想道：“雖則得知美人的芳名，亦是鏡花水月，叫我到哪裏去訪？或者有些機緣訪著，美人已經字人，豈非又是一場大夢？”將一方綾帕翻來復去，看著吳夢雲這三個字，祇是呆想。想了有一個更次，道：“也罷，明日且去訪他一訪，倘若機緣有在，亦未可料。”主意已定，隨將綾帕藏於書箱內，方纔安寢，這一夜在枕上哪曾合一合眼，口頭念著帕上之詩，心裏巴不得紅日東升。

捱到纔有些些曙色，忙忙就起來梳洗，候喫了早膳，竟自一人離了鄭宅，去訪吳夢雲。一直走來，正在街坊站立想主意，忽見個窰器店內倚著一人，倒有些面善，再也不想起他的姓名，那人目不轉睛也相著王雲。王雲就走進店去，道聲：“請了，弟倒有些面善，就是記不起兄尊姓大名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弟是朱壽，去歲在玄墓，因乞丐盜銀之事，曾會過相公的可是？”王雲道：“正是，兄好記才。後來此銀可見？”朱壽道：“果然在算盤底下，相公有何貴幹至此？請裏面坐。”王雲心中要訪夢雲之信，隨坐下道：“小弟有一事請問。”朱壽道：“相公有何見教？”王雲道：“聞得城中有一位吳夢雲小姐，才美兼全的淑女，兄可知否？”朱壽想了一會道：“這是人家閨閣之女，哪裏曉得，相公若知他父祖之名，則好查矣。”王雲點頭道：“兄言有理。”隨起身別過朱壽，又往前行走了這半日，訪不著一些影子，祇得坐在樹陰之下，言談語吐的納悶。

歇了一會，心裏又想到：“得個甚麼計較，纔能不負我誠心相訪？”正在那裏尋思不了，忽然抬頭看見對過一座小庵上有“福雲庵”三字，王雲道：“且到裏邊去消遣一番，再作商量。”隨就走至庵前，見雙扉緊閉，王雲上前輕輕叩了兩下，裏面一個小女童問道：“哪個叩門？”王雲道：“是小生。”這女童開了門，見是一個書生，隨道：“相公請裏邊坐。”王雲見女童接待，料是尼庵，隨步至佛殿上，意欲就坐下。又見裏面走出一個年少尼僧來，倒生得翩翩豐雅。這尼僧一看見王雲青年俊秀，自然是宦族公孫，忙走下來施禮道：“小庵乃荒涼之境，不堪稱相公隨喜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偶然閑步至此，故造寶庵來瞻仰瞻仰，不期又驚動師父。”尼僧道：“說哪裏話來，若得相公們駕臨，使茅壁生光矣。”女童獻上茶來，王雲接茶在手，看那尼僧生得豐姿窈窕，年可二十上下，隨問道：“寶庵師父共有幾位？”尼僧道：“祇有愚師徒三個，家師今早纔出門去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師父今年青春幾何？兼法號一並請教。”尼僧答道：“小尼法名慧空，今年虛度二十三歲。”王雲道：“久仰蓮台，尊師的法號亦望賜教。”慧空道：“家師法名悟真。相公尊姓大名？小尼尚未請教。”王雲答道：“小生姓王名雲，表字清霓。”慧空道：“聽相公語音，不象敝地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祖貫是姑蘇人氏。”慧空道：“相公到敝處有何貴幹？”王雲道：“一則天竺進香，二則探望家母姨。”慧空道：“令母姨家姓甚名誰？”王雲道：“家姨尊姓鄭名天昆。”慧空道：“原來就是做河南刺史的鄭老爺家。”王雲道：“師父也曉得麼？”慧空道：“城中這些大施主，總是曉得的。”王雲就問道：“既是師父在這些門第家家熟徑，可曉得有一個吳夢雲小姐麼？”慧空聽罷，沉思半晌，方搖頭道：“這是閨閣私名，如何曉得？若不知他父祖的名，也有些難問。”王雲道：“有理。”慧空道：“相公何以知這小姐的名字？”王雲道：“既不知，亦不必題矣。”慧空亦不復問，又殷勤自奉香茶，未免裝出些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。王雲心上是訪吳夢雲的一段情腸，哪裏介意這個風月尼僧情動。王雲喫著茶，眼睛看幾上的硯筒內斑管，慧空就早已會意，道：“相公看那筆硯，意欲得紙乎？”王雲道：“師父何知我心？”王雲說罷，慧空道：“相公請到裏面去坐，此處恐有人來打斷相公的筆興詩思。”王雲就隨著慧空一徑來到後邊，卻是慧空的臥房，倒也幽雅，但見那：

明幾嵌石，四壁生光。琴書精雅，簫管成行。春山紙帳，古畫盈牆。竹修翠繞，花瓣飛香。青苔封砌，綠草迷芳。軒前鸚鵡，美景如章。

王雲至慧空房中坐下，見擺設的件件精良，因讚道：“慧師的禪室真正不啻仙源。”慧空聽得王雲說到仙源二字，就耐不下凡思，將風情大展，去勾王雲，道：“相公若不見棄，小尼當高卷湘簾而待。”王雲見慧空說出高卷湘簾而待，就低頭沉吟道：“這尼僧雖然傾心與我，我不可為。”慧空見王雲沉吟不語，又問道：“相公莫非構思佳句？待小尼捧過筆硯來，以助相公的美興。”須臾取過筆硯，擺在王雲面前道：“小尼雖不知詩中深奧，亦曉一二，正要請教相公。”王雲聽得慧空說曉詩文，就欣然道：“師父必然精於文墨，待小生先當獻醜，請慧師筆削。”慧空道：“相公的佳作，自成金玉，小尼後和的請君涂抹。”王雲就拂開錦箋，拾起彩毫，慧空在旁磨著香墨，他也不加思索，傾刻題成四絕。慧空接過來吟道：

其一  
難借東風將意傳，一番空自辨媼妍。  
心附浮雲臨碧漢，悠悠時繞玉樓邊。  
其二  
黃鸝春曉語關關，繞徑尋芳繡閣前。

客路竟如雲路杳，瑤池咫尺韻空宣。

其三

淑雅名欽費品思，香為風引蝶纔知。

標梅靜耐空山冷，孤影橫窗好待時。

其四

九十春風管落開，芳菲惹得蝶徘徊。

新紅片片隨流去，引卻漁郎挽棹來。

姑蘇王雲仲春題意

慧空吟罷道：“言言春意，字字風流，敏捷清新，使小尼難和相公的陽春白雪之句矣。”王雲道：“涂鴉之句，不足大觀。”說罷道：“如今要請教慧師了。”慧空道：“鄙陋之詞，難與相公相比。”說罷，就鋪開錦箋，少加思索，和成四絕，送與王雲，王雲正低著頭想自己心事，祇見慧空詩已和成，不勝驚奇，隨接過來看道：

其一

寂靜雲堂鐘鼓傳，松青柏翠勝花妍。

一簾月色黃昏後，風韻瀟瀟到耳邊。

其二

關關啼鳥怕春殘，為惜韶光芳樹前。

蝶本憐香迷卻徑，蓮台清詠亦堪宣。

其三

白雪陽春費品思，垂簾向避蝶蜂知。

紅梅今得東風暖，豈不傾心易昔時。

其四

芳草隨風小徑開，落花飛絮兩徘徊。

菩提難徹紅蓮座，詩勝禪機百倍來。

福雲庵慧空仲春和意

王雲吟完讚道：“真正海水難量，不想慧師有如此妙才，失敬之罪，當負荊矣！”隨起身到慧空面前深深一揖。慧空還禮道：“相公請自尊重，這等污目之詞，蒙君不加涂抹，幸矣，何敢以好。”王雲問道：“慧師如此青年才貌，因何剃入空門？俗家姓甚？”慧空就歎一口氣道：“今承相公垂問，卻也一言難盡！小尼本是江南鳳陽人氏，家尊姓劉，業事經營。小尼幼時，曾習詩書，不幸到十四歲上父母去世，後遭惡兄將小尼賣與壞人，帶往此地，又轉賣與錢塘院中為妓。那時身墜煙花，無計可脫。後來鴛兒已死，小尼意欲從良，又恐不得其人，誤卻終身之計，祇得在此庵中削發。”這慧空自己說到傷心之處，止不住潸潸淚下。王雲道：“原來師父有許多委曲。”一頭說著，眼是看的慧空所和之詩，細審其味，詞情有些勾挑。這尼僧春情雖動，偏遇著我不稱心的郎君，豈不被他所恨。慧空見王雲看詩沉吟，隨走近王雲身邊道：“相公所思想者，莫非‘難借東風’到‘瑤池咫尺’麼？”王雲道：“我思想的‘詩勝禪機’，‘蓮台清詠’。”慧空道：“非也。相公必懷心上之美，可剖其一二，倘有巧裏機緣，亦代為訪得，何以相棄耶？”王雲道：“非小生吝言，因適纔乍會，如今與師父意密言可以相陳，情深心可以相剖矣。”隨將在山塘遇著夢雲，並天竺進香，壁上和詩，一一細說了一番。慧空聽了笑道：“怪不得相公不思慕。”所以這尼僧口裏答著說話，心裏記著王雲說的“意密”“情深”四個字，傾刻之間就來勾搭了，隨就向王雲道：“小尼有一言奉告，怎奈難於啟齒。”王雲道：“有何見諭？”慧空祇是欲言又止，臉襯桃紅，歇了一會，方道：“小尼一見郎君，青年英俊，才稱當世，欲以終身靠託，實是情之鍾，緣之繫，未知相公容納否？”說罷，又淚泛桃腮。王雲聞言歎說道：“承仙姑之雅愛，小生非草木而無知，我想因果源流是慧師之本體所結，豈可自誤？想這煙花之難既脫，不得其歸，又入空門，誠然正性得所。今日你我兩人亂其方寸，重其歡樂，失終身之佛戒，遺臭與世人，那時反墜輪回。乞為諒之。”慧空聞言頓首道：“尼聽金石之言，從此灰心矣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還有片言奉達。”慧空道：“何事？”王雲道：“你我邂逅相逢，承慧師之鍾愛，亦是有緣，願與慧師在佛前八拜為交，未識慧師尊意若何？”慧空聞言，喜得起身向王雲稽首道：“若得見愛，實是三生之幸。”隨命小女童到佛前安排香燭，二人同到佛前拜畢，王雲就叫慧空師兄，慧空道：“賢弟此來，諒未用過午飯，待愚兄修一素齋，聊罄愚意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不必設齋，如有便物，少可點心足矣。”慧空道：“既如此，還到裏面坐罷。”他二復到房中坐下，慧空就吩咐女童重烹香茗，自己去搬出許多精致茶食，擺在桌上，兩人對坐，女童斟上茶來。慧空將所擺茶食樣色奉在王雲面前，祇是恐這賢弟喫不下的意思。兩個人喫過點心，又喫了幾杯清茶，王雲道：“承師兄契愛，小弟亦不言謝矣。”說罷，王雲就欲相別回去，慧空道：“天色尚早，賢弟再盤桓片刻何妨？”王雲道：“恐家姨母盼望，再來相候師兄罷。”意自別去。慧空送至庵門外道：“賢弟若不嫌簡褻，常到小庵來走走。”王雲道：“祇恐師兄生厭。”慧空道：“倒說了。”王雲就此別去，慧空直站在庵前，祇待望不見王雲，纔無情無緒的進庵去了不題。

萍水相逢相愛深，交情一面作知音。

空門結契從來少，千古禪機莫問心。

卻說王雲回到鄭府，鄭乾就問道：“賢甥獨自一人，何處去遊玩的連午飯也不來喫？”王雲道：“甥到西湖去看看景致，所以來遲。”鄭乾就命家人取出點心，王雲用罷，鄭乾道：“老夫前日在敝同年處會席，有二詩題，在坐之客俱已有作，惟老夫酒後不能應酬，所以帶來，今欲煩賢甥代老夫助助筆力。”王雲道：“大人之命不敢有違，但是甥學疏才淺，勉強應來，祇恐有辱大人之命。”鄭乾道：“賢甥休得過謙。”隨將二詩題取出。王雲接來看時，祇見上面寫著一題是《綠堤春曉》，七言排律一首；一題是《西湖夜月》，五言古風一篇，四換韻。王雲道：“待甥勉力應命做來，請大人筆削。”隨到書房中。取出一幅牙箋，也不脫稿，二題就輕輕寫完，走出來呈與鄭乾道：“請大人改正。”鄭乾本要試王雲才學，不知他怎樣做法。不料王雲無片刻工夫，詩已送至，不勝驚奇。接過來看道：

綠堤春曉

風繞花堤春曉光，畫樓遙映翠娥妝。

綠楊飛線驚鶯夢，紅蕊飄珠惹蝶狂。  
煙霧悠悠三竺聲，彩雲蕩蕩六橋香。  
樹含玉露逞松柏，桃帶朝霞妒海棠。  
山影嵐屏清肅遠，水橫蒼鏡靜流長。  
老漁江上排金鉤，千戶炊聲入九昂。

#### 西湖夜月

冰輪升海東，金色湖煙奪。  
激艷夕風融，花落橋流活。  
蟾影滿晴空，三潭水映玉。  
桃柳淨溶溶，棲鴉魂未足。  
耀宇碧玲瓏，峰嶷疑是雪。  
舫內寫青篇，忽臨墨池穴。  
斗酒舉浮霞，蒼茫雲雨涉。  
星月逞春寒，黃鸝舞夜嘩。

鄭乾吟完，稱賞道：“賢甥之才如此敏捷，老夫閱過多少縉紳學友之詩，哪及此篇錦繡，他年魁占春秋，必無疑矣。”王雲道：“承大人不加塗抹足矣，何敢望好。”

不題他二人在廳閑敘，且說吳斌在京告假還鄉，家人早到後堂報知，夫人就同夢雲出廳迎接。吳斌同夫人相見禮畢，夢雲就走到下首，朝上道：“爹爹在上，孩兒拜見。”吳斌道：“我兒罷了。”夢雲拜畢，道：“爹爹路途風霜無恙，使孩兒千萬之喜。”吳斌道：“不消我兒介意。”隨問夫人道：“大孩兒為何不見？”夫人道：“今正文安伯寫書來，喚彼到任去了。雲老景寂寞，要侄兒去候候他。”吳斌道：“這也罷了。夢雲孩兒，一載不見，又覺長成許多。”夫人道：“長成卻長成了。相公，你與他擇婿之事如何了？”吳斌道：“老夫也每每留意，閱過多少子弟，並無拔萃之士。”夢雲見他說到擇婿之事，遂起身往房中去了。夫人同吳斌到內堂閑話。備酒接風不題。

卻說本城中一富宦，姓臧，名瑛，字華玉，官拜兵部尚書，為人奸險，所生一子，名新，字茂寅，年交二十，生得其貌甚醜，腹中欠墨，為人兇暴不端，情分上進了個學，偏要到文人隊中裝醜。人見他是尚書之子，也不好怠慢他，祇得由他亂渾。有兩個幫閑的，是臧新的心腹，一姓刁名奉，一姓白名從，二人真是趨財奉勢，撥臂放屁——這是小人之態，不待言之。又有斯文二人，一姓錢名祿，字春山；一姓何名霞，字瑞麟，俱是本城人氏，且俱在庠。一日，臧新去邀錢、何二人，至城中遊玩。二人無奈，祇得同了臧新到街遊玩春光。步至福雲庵旁，錢祿道：“來此已是福雲庵，我們進去少歇片時。”臧新道：“妙嚇，這庵中有一個尼僧，生得風騷，就是見了人有些裝腔作勢。”何霞道：“這是出家人守清規之道：豈是等閑女子可比？茂寅兄不必計較他。我們且進去。”三人步進庵門，走到佛堂前，悟真迎著道：“相公們請坐。”隨施禮，三人答禮坐下，悟真奉上茶來，三人飲畢。臧新道：“令高徒慧空師哪裏去了？”悟真道：“小徒偶然小恙臥床，故失迎三位相公，望乞恕罪。”錢祿道：“好說。”閑話之間，看見壁上貼著許多咒偈，內有一篇字跡可愛，起身走近前一看，乃是四首絕句，細細玩賞詩味，大加稱讚道：“何樣書生作此春情之句，其人風流宛然在紙。”看後面落款是“姑蘇王雲”，錢祿問悟真道：“此詩是何人作的？”悟真道：“老尼不知細底，要問小徒方知明白。”錢祿道：“就煩師父到裏邊去問令高徒一聲，說是王雲相公從何而至？從何而去？”悟真領命進去了。何霞起身問道：“兄看了甚麼佳文佳句，如此大驚小怪？”錢祿道：“兄來一觀便知分曉。”何霞同臧新走近前一看，齊聲道好。臧新卻不曉得好歹，見人道好，他也道好。何霞道：“怪不得兄如是驚奇，原來有此佳句。其實詩意清新，內中有許多勞騷。此人不知可在城中否？我們去訪一訪，結為良友，未為不可。”正在談論之間，悟真出來回道：“小徒說，相公們若要去訪這姑蘇王相公，他寓在東門鄭天昆老爺府中，彼是他的姨外甥。”三人聞言，鼓掌笑道：“妙嚇，就在鄭年伯家。”錢祿道：“我們明日就去一訪如何？”二人道：“有理。”三人隨步出庵門，各各回家。

到次日，三人依舊約，同步至東門鄭府門首。錢祿道：“門上有人麼？”門公看見，隨道：“相公們請裏面坐，待小人通報。”鄭乾聞知，出來迎接入廳，各各揖畢坐下，鄭乾道：“老夫不知三位賢侄光臨，有失遠迎。”錢祿打一躬道：“豈敢。侄輩連日未睹台顏，理當趨候年伯大人的。”何霞接口道：“昨日侄等聞得姑蘇有一位令姨甥王兄寓府，慕其才，特來相訪。”鄭乾道：“三位賢侄因何由而知舍甥，又以才名加獎？”錢祿道：“侄等在福雲庵捧讀令姨甥之佳句，故此到府候訪。”鄭乾道：“承三位賢侄光顧，舍甥何以當此？”隨喚家人到書房中去請大相公出來，說有客在堂。家人領命，隨去稟知王雲，王雲即整衣冠，隨步上廳。三人看見王雲飄飄然似神仙之態，更有出世之姿，先已驚奇，總起身與王雲揖畢，復坐下。錢祿向王雲打一躬道：“不知高賢降臨，望乞恕弟等有失恭迎之罪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初到貴府，未識諸兄金顏，尚且欠拜，亦望恕小弟無知之罪。”何霞隨接口道：“弟等慕王兄大才冠世，今日不避斧鉞而來奉謁，弟等得睹芝顏，實三生之幸矣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敢，小弟學疏才淺，蒙諸兄謬獎，使弟甚為惶恐。”臧新就打一深躬道：“這個久聞久慕王雲兄大才的。”王雲見此人出言粗蠢，諒來胸中欠墨，隨答道：“弟為行客，尚未拜府，反勞玉趾光降，甚為得罪矣，統容明晨登堂叩謝。”臧新道：“不敢不敢。”王雲隨問鄭乾道：“三位兄尊姓大名？”鄭乾一一向王雲說過，家人獻上茶來，眾人飲畢，又敘了一會，隨走身告別，錢祿向王雲道：“明日舍間聊備小酌，屈仁兄一敘。亦不敢具柬，幸勿有卻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敢。素未接教，焉敢領情。”錢祿道：“王兄為何這等迂闊，朋友交契，一見如故，何必客套！”王雲道：“尚未登堂，怎好就擾？”錢祿道：“明早立望長兄駕臨。”說罷，告辭出門，一拱而別。

三人去後，王雲向鄭乾道：“這三人好生奇怪，甥與他素無相識，為何來拜？豈非奇事！”鄭乾道：“老夫聽得他們說在福雲庵，曾見過賢甥的題詠。”王雲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正是，前日甥在福雲庵中卻偶有所題的。”鄭乾道：“不消說了，一定是他們看見，故此來訪。那錢、何二人腹中頗通，而且好友。那臧新乃兵部之子，胸中無墨，倚他父親之勢，進了個學，為人十分不端，賢甥要留神待他。明日倒要去拜此三人。”王雲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

到次日，王雲喚一個家人引路，到三家去拜望。先到臧、何二家，次及錢祿家來。錢祿料王雲必到，故此在門前等候，一見王雲，笑顏迎入。王雲揖道：“遲拜台顏，罪深無地。”錢祿道：“承兄過舍，真乃蓬壁生光矣。”隨請王雲坐下，茶罷，不一時，臧、何二人集至，與王雲拱手坐下。敘罷寒溫，王雲起身道：“弟且告辭，遲日再來請教。”錢祿道：“吾兄何必見棄，讓情可肯放兄去的？”王雲道：“哪有到府就擾之理，世間寧有此客耶？”錢祿道：“既叨契友，何必客談。”王雲就復坐下，何霞道：“昨日匆匆之間，到忘讓請教

王兄大號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表字清霓。”何霞道：“久仰。”小頃，家人擺下酒餚，四人各飲酒，錢祿殷勤相勸。飲酒多時，何霞道：“小弟有一柄翡翠扇，相懇清霓兄大筆一揮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書法平常，豈不污了華筵？”何霞道：“必要請教，休得過遜。”錢祿道：“瑞麟兄且少待，俟飲酒盡歡然，然後請教方可。”王雲道：“兄們必要小弟獻醜，到是此際好。”家人等卻是慣家，聞言就把筆硯送至王雲面前，何霞隨取扇送與王雲面前，王雲放開一看，卻是一柄白紙扇，隨道：“瑞麟兄請命題。”何霞道：“怎敢費神思，就是舊制罷。”王雲道：“舊作不佳，新題方妙。”錢祿見一雙紫燕在檐前翻翻舞舞，或往或來，呢喃可愛，向王雲道：“這雙紫燕倒可為題。”王雲道：“有此佳題，不負瑞麟兄之命。”取筆過來，不加思索，落筆有風雲之勢，頃刻間一揮而就。書完送與錢祿道：“獻醜。”他二人見王雲落筆如龍蛇飛舞，先已敬伏。錢祿接過看道：

香泥飛墜主人堂，細尾輕翻剪玉光。

秋去春來傳冷暖，落花銜去啄雕梁。

錢祿看完，稱賞不已。何霞接過，謝王雲道：“長兄千金佳句，沉沒在粗扇之上，深為有褻。”王雲道：“兄不要弟賠償尊扇，已出萬幸矣。”

臧新見錢、何二人稱賞王雲寫得扇子好，手中有一柄金扇，也要叫王雲寫，遂道：“小弟也有一柄金扇，要借重王大兄大筆一揮。”王雲也不推辭，接過，取筆欲寫，又向臧新道：“請命題。”臧新道：“扇子後面有畫，就此為題罷。”王雲轉過扇子來看，卻畫的松鶴，遂一筆書完。何霞接過來看道：

亭亭秀色入丹青，雲鶴棲松喚不靈。

潑墨描衣心未足，紫封仙版伏威庭。

何霞玩畢，明知內中暗暗譏刺臧新，祇道聲：“更妙，祇是過於勞客了。”遂送還。臧新接來也假看一番，心中甚為得意，稱謝王雲。又換席呼盧行令，直飲至日色銜山，方纔欲告辭。錢祿還要留王雲少坐片刻，王雲再三辭謝，出門而去。錢祿向何霞道：“不枉與這王兄相交，真快暢之友。”何霞道：“王雲兄年少才高，絕無狂態，謙恭之至，世之罕有。”說罷，隨同臧新別去不題。

且說王雲回到鄭府，鄭乾也往人家赴席去了，竟至內堂見過姨母，回至書房中坐下，夫人著丫鬟送進茶來。王雲喫著茶，見暮雲風景，寂寥動人，炊煙裊裊，花影重重，不覺有懷鄉之念，頓起思母之心。祇恨所遇美人之事艱阻，不能遂願，自己歎著道：“我王雲好不命蹇，一個佳人也消受不起！明明遇見，可為天下奇巧之事，誰知又起風波。幸而獲得綾帕一方，已知小姐芳名，以為有影，誰知又在鏡中。”又想到：“偌大杭城，叫我如何去訪？”又想到：“我真為愚昧書生，就是訪著了美人，倘或已訂婚姻，那時一片深心頓作冰消。”又道：“不然，就是美人訂婚與人，那時方死心塌地。若今生不遇美人，情願一生無婦。就是前日福雲庵中的慧空師兄，豈非無情之輩？我以他既入空門，我何介意，祇是風流才調誤入空門，不得不令人可惜。”一夜千思百想，直到天明。自此以後，無一時不想著心上美人。

一日早膳後，獨坐在書房中，甚覺煩悶，信步走至大門前，呆站了一會，道：“莫若去訪訪錢春山來罷。”獨自一人竟往前行，遠遠看見來的正是錢春山。走近前，二人揖罷，王雲道：“前日趨府厚擾，尚還欠謝。”錢祿道：“清霓兄又來取笑。兄今一人何往？”王雲笑道：“小弟一人悶坐書齋，無可消遣，特來相訪。兄如此衣冠齊楚，必有正事而往。”錢祿道：“因舍親家有些小事，必欲要弟去，片刻就回。兄在此涼亭中一坐，弟至甚速。”王雲道：“兄請去治正，小弟在此奉候。”錢祿道聲“得罪”，去了不題。

王雲竟到亭中坐下等候，卻見兩個婦人走來。那一個婦人道：“張媽媽，我們略坐坐去。”那婦人道：“王媽媽說得有理。”二婦人見亭中有人，就在對過石上坐下，原來是兩個媒婆腳色。張媒婆道：“王媽媽，你可曉得？”王媒婆道：“張媽媽，曉得甚麼？”張媒婆道：“我做了多少媒，未曾做著府前吳府這頭親事。”王媒婆道：“府前姓吳是那一家？”張媒婆道：“就是兵部侍郎吳文勛家的夢雲小姐，生得十分標致，且是才貌兼全。許多大老鄉紳子弟叫我去求庚貼，那吳老爺同夫人祇是不允，雲要選婿，與小姐並驅者方肯允親。你想世間那有許多才貌兼全的男子？或有才而無貌，或有貌而無才。我也曾去說了幾次，宗宗不成，倒被吳夫人搶白了兩番，故如今再不去。王媽媽，你若訪得有貌才郎，帶挈我去走走。”王媒婆道：“我若有處去訪，張媽媽你去多時矣。”二媒婆看見王雲豐神綽約，不知唧唧噥噥、說說笑笑去了。王雲聽得明白，說的就是吳夢雲小姐，喜得身子都輕了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。立起來，見二媒婆已去，正是：

才人情意有初心，兩婦亭中吐好音。

有意種花花不活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

王雲一番歡喜之心，竟上前欲趕那媒婆，煩他說親。行了幾步，想道：“且住，不要造次。天下古怪之事甚多，同名同姓亦有。倘然不是，豈非誤事？況適纔媒婆說縉紳士宦尚然不允，何況我一介書生？小姐過於才高，取人不在於小生之輩，反討無興。莫若慢慢相訪，以圖進身之計，得一個實實消息，豈非兩全其美？那時得失榮枯，聽天命矣。那婦人言甚麼吳文勛家，我明日去一訪就知分曉。為何錢春山此時還不回來？諒他有事羈留，我且回去罷。”取路而回，卻從福雲庵而過。見女童侍立門前，見了王雲，笑顏喚道：“王相公，來得正好，我師父臥病在床，常常思念相公，相公可進來少坐片時，以慰家師之恙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不知令師有恙，失於探望。”隨步進庵中。女童進去報知，慧空命請進來。王雲隨至慧空房中，見慧空倚衾而寢。慧空見王雲來，勉強起身，王雲止住道：“師兄有恙，不可動勞，弟亦不敢為禮了。”慧空道：“豈敢。那有不起身之理？”王雲見慧空容顏清減，腰肢頓瘦，隨道：“小弟數日不會師兄，為何如此狼狽？但未識恙從何起？”慧空笑道：“愚祇因惜花春早起，愛月夜眠遲，每有臨風感露，故爾偶染此疾。今承賢弟玉趾光臨，令愚賤恙頓減三分。”王雲知慧空推故，隨笑道：“惜花起早，愛月眠遲，諒非師兄之有。此乃閨中女子之情，師兄以為己有，豈不謬乎？”慧空笑道：“據賢弟之言，祇許俗家有之，我輩豈獨無花月之樂乎？”王雲道：“花月情長，祇恐人心不長而有別圖，棄花月一旁，辜負良辰美景，是為花月之恨。”慧空笑道：“賢弟之心，刁言百出，過於以言傷人。愚無他意，休得見疑。”王雲笑道：“師兄愛花愛弟，屬意何長？”慧空以目視王雲，道：“賢弟今日言何涉邪？你見愚懶懶之病，恐患想思，以言戲我？”王雲笑說道：“也不差遠矣。”慧空道：“真為小子無知，令人無法。”王雲道：“非小弟之作戲，實為師兄起恙。”慧空道：“原來為愚解釋，則愛弟之心過於愛花矣。”王雲鼓掌大笑道：“師兄之言實出肺腑，還有何言可抵。”慧空笑而不答。王雲道：“閑話休題。前日可有三個朋友到此遊玩否？”慧空道：“正是。我倒忘了，幾日前有三人至此遊玩，看見賢弟《題意》之詩，再三相問家師，他卻不進來問我，愚此時臥榻，無心去問他姓名，就道及賢弟寓所。以後未識可曾來訪賢弟？”王雲道：“我說此三人在此也待得。彼們素無相識，卻來拜望，次日又請赴席，好不奇怪。”慧空道：“三人姓甚名誰？”王雲一一道過。慧空道：“原來就是這三人：錢、何二人謙恭好交，腹中頗

通。臧家子為人不端，胸中無物，賢弟與他相交，要留神待他。”王雲道：“承教。”欲要問慧空吳文勛家，又恐他走漏消息，遂不及。二人坐談竟日，王雲方告別而回。祇因此一回，又有分教：進身記室，竊玉傳香。正是：

才人造化有無窮，遍地相交友路通。

情義兩全稱快士，進身記室赴瑤宮。

畢竟王雲回到鄭府，不知可去訪夢雲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英雲夢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